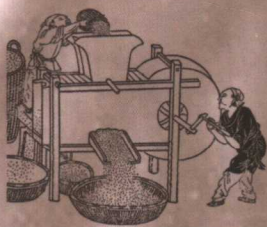


江声皖 ● 著

徽州方言探秘



五花八门的第一个人称

哺乳恩，以「乳娘」尊称祖母

官本位，统称祖父为「朝奉」

恢复了徽州方言久已

遗失的书写功能

「细」与「小」何处分流

对「新妇」的误听和正名

「团」与「囤」的应用空间

误传传出「马老子」

「外孙」曰「甥」古已有之

「头下颈」透出的语言风格

方言「不生」的语言杀伤力

「害儿」、「大肚」与「攥团」

从方言词看徽人的卫生习惯

「补人」和「挖人」，不能望文生义

指称身、心，方言较为特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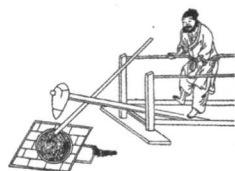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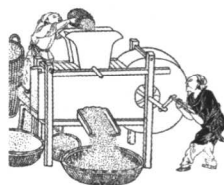
动词系列标示了与北方方言的分野

安徽人民出版社

徽州方言探秘

*Huizhou
Fangyan
Tanmi*

江声皖◎著



安徽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黄刚

装帧设计:刘冉 宋文岚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徽州方言探秘/江声皖著. —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6

ISBN 7-212-02843-6

I. 徽... II. 江... III. 江淮方言—方言研究—徽州地区
IV. H172.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6)第044240号

徽州方言探秘

江声皖 著

出版发行:安徽人民出版社

地 址:合肥市金寨路381号九州大厦 邮编:230063

发 行 部:0551-2833066 0551-2833099(传真)

经 销:新华书店

制 版:合肥市中旭制版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安徽省人民印刷厂

开 本:880×1230 1/32 印张:10.25 字数:250千

版 次:2006年5月第1版 2006年5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ISBN 7-212-02843-6

定 价:28.00元

印 数:00001-04000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



序

方言书籍的编纂和出版一直是我国语文工作中比较薄弱的环节,但近三十年来,情况有了明显的变化,全国各大方言区域都已陆续出版了自己的方言词典和各种类型的方言著作,唯独徽州方言的研究似乎不见大的动静,而今,江声皖先生的《徽州方言探秘》正好填补了这一空白。

古今,研究方言莫不以求本字为努力的方向,我想现在更应如此,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将它与普通话进行比较,一方面有助于了解方言,一方面有助于学习普通话,更重要的是有助于研究汉语言的分流现象和各地文化、民俗、风情。可以肯定地说,对方言的研究是必然要超越地域的界限的。这本《徽州方言探秘》还是人们了解黄山南麓——古徽州旧地民俗风情的很好的旅游读物。

我是徽州人,对于徽州方言的一种特别的感情,也曾有过学习、研究的冲动和欲望,但因为“少小离家老大回”,偶尔回一次也是匆匆而来又匆匆而去,连徽州话都说不好,更没有静下心来琢磨的机会,现在,江声皖先生替我们所有徽州人做了这件事,我相信此举是会得到大家的关注和感谢的。

徽州本是一个较小的地域概念,而徽州人和徽州文化却远远地跨越了它的范畴。从纵向看,历史上的徽州人主要是由内迁的移民构成。因为徽州得天独厚,靠近中原,却又有黄山、白

岳、新安、昌江等大山江河构成天然屏障和通道，且地势险要而又山清水秀，历来成为战乱时期的中原居民的避难所。在由汉末到明末的几次迁徙高潮中，几乎所有的中原望族均有分支进入徽州。

从横向上看，徽州人又是一个敢于外徙，勇于开拓的族群，在长达千百年的历史中，既有行遍海角的徽商，也有游达天涯的学子，还有赴国难、转疆场、济世救人的仁人志士、良医游侠，然而不论他们落脚何方，栖息何处，身上又多多少少都烙有徽州人的印记，不忘乡情，难改乡音，热心构筑着“大徽州”的世界。

徽州方言则在这内迁和外徙的人群中辗转相传，传递着信息，维系着情谊。现在江声皖先生的《徽州方言探秘》的问世，其激起的波澜势必扩散向“大徽州”的每一个角落，要在所有的徽州人心中碰撞起思乡的浪花。当然，我们也愿所有喜爱黄山风光的游客借此了解黄山之阳——徽州的文化、风情、民俗，愿所有涉足方言和徽学研究的人们能分享这学术的成果。

吴承

2005.11.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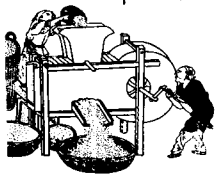




目 录

- 零零一、五花八门的第一人称 (1)
- 零零二、哺乳恩,以“乳娘”尊称祖母 (5)
- 零零三、官本位,统称祖父为“朝奉” (8)
- 零零四、由“糍米(妻舅)”而生发的联想 (11)
- 零零五、“细”与“小”何处分流 (14)
- 零零六、对“新妇”的误听和正名 (16)
- 零零七、“团”与“囡”的应用空间 (20)
- 零零八、误传传出“马老子” (23)
- 零零九、“外孙”曰“甥”古已有之 (26)
- 零一〇、称谓研究的拾遗 (28)
- 零一一、“头下颈”透出的语言风格 (31)
- 零一二、方言“不生”的语言杀伤力 (33)
- 零一三、“害儿”、“大肚”与“撮团” (36)
- 零一四、“心哉”实教后人费思量 (39)
- 零一五、“龙头拐”偏爱“灯火寐” (42)
- 零一六、“猪痧”、“猪颠”、“猪头瘟” (45)
- 零一七、“发”所标示的心理指向 (48)
- 零一八、由“手捏(手帕)”联想到“脚夹挪” (50)
- 零一九、“卯”作后缀表示感情色彩 (53)
- 零二〇、“羨口水”确也来历不凡 (5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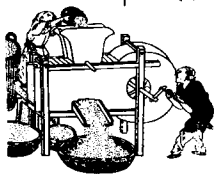
- 零二一、由“花面狐狸”说开去 (59)
- 零二二、对“筋”字的独特诠释 (62)
- 零二三、从方言词看徽州人的卫生习惯 (65)
- 零二四、“补人”和“挖人”，不能望文生义 (69)
- 零二五、指称身、心，方言较为特殊 (71)
- 零二六、声母“b”改为“p”似无规律 (74)
- 零二七、动词系列标示了与北方方言的分野 (76)
- 零二八、活用在方言中表动作的古字 (79)
- 零二九、古代文学作品中能寻觅到的方言词 (84)
- 零三〇、与吴楚方言共享的方言词 (88)
- 零三一、并非“吃得辣”，不是吃“天光” (92)
- 零三二、从“插嘴”看方言的造词习惯 (94)
- 零三三、外来词小考还须追根求源 (96)
- 零三四、“促掐鬼”的本字官司如何了结 (98)
- 零三五、“掰嘴”，“掰手腕”和“别手劲” (100)
- 零三六、休宁话中别具一格的方言词 (103)
- 零三七、“打抱儿”如何作“接吻”解？ (106)
- 零三八、“搞”的滥用和“佗”的妙用 (109)
- 零三九、淘气鬼为何叫“呕生” (112)
- 零四〇、“斫柴”、“讨柴”折射原始环保意识 (115)
- 零四一、“丢篮”丢何物，“跌股”跌什么？ (118)
- 零四二、此“上手”非彼“上手” (121)
- 零四三、乍晴乍雨为“潏潏” (124)
- 零四四、方言展现的劳动场面 (127)
- 零四五、特色，是方言交流的双刃剑 (130)





零四六、“想”义扩张，“嬉”音不改	(133)
零四七、由方言看徽州人对色彩的感受	(136)
零四八、从鲁迅笔下的“弗入调”说起	(139)
零四九、“不”字当头并非全是否定	(141)
零五〇、同是“嘴”字缀尾，替代各不一样	(144)
零五一、“吃”字领衔展示人生百态	(146)
零五二、“蠢”不是“笨”而是“犟”	(149)
零五三、以“壮”代“胖”透露的审美倾向	(152)
零五四、“簌”“糍”之辩，“攒”“钻”之考	(157)
零五五、“伤阴鹭”为正宗诠释	(160)
零五六、迷失在俗语中的书面用语	(162)
零五七、从古到今的“莫知我勩”	(165)
零五八、蕴含“象声”元素的方言词	(168)
零五九、“打补丁”，“蹠痛脚”另有所指	(171)
零六〇、“打拮据”分作三个流派	(174)
零六一、“大老官”并非是官	(177)
零六二、“大”字领衔的民间俗语	(180)
零六三、“快脆”是“快”不是“脆”	(182)
零六四、从“相道”看理学对方言的影响	(185)
零六五、粤语影响抵达徽州盆地外沿	(188)
零六六、“借代”造词，以物喻人	(191)
零六七、造词重比喻，俗得有味	(194)
零六八、“新人行茶”、“夹棒下茶”各有所喻	(196)
零六九、“推扳”并非“推板”，“失相”不是“歹相”	(199)
零七〇、填充词素，造就新词	(202)

零七一、方言创作的末位词素归纳法	(206)
零七二、锁定单词,挖掘潜力,作系列发展	(208)
零七三、表达、交流味觉感受的方言词	(211)
零七四、三音节形容词的构成特点	(214)
零七五、词语的入乡随俗现象	(217)
零七六、由“猫虎”说到“马虎”系列	(220)
零七七、“紧手”、“紧脚”紧的到底是什么?	(223)
零七八、一些方言色彩较浓的形容词	(226)
零七九、徽州方言的副词系列	(229)
零八〇、全国典当行中通用的“徽语”	(232)
零八一、“眼”“洞”“乘”用以作何单位?	(234)
零八二、“一肩”“一歇”“一簇”多长多久多少?	(237)
零八三、方言中的电闪雷鸣狂风暴雨	(240)
零八四、一日到夜如何描述	(243)
零八五、今年之前是“旧年”	(246)
零八六、“日头窠”并非是太阳之家	(248)
零八七、船家话如何进入徽州方言	(251)
零八八、徽州人的空间概念怎样表述?	(254)
零八九、“孺头肉”为何写成“槽头肉”	(257)
零九〇、由“糍糕”而论及“馊”的历史	(260)
零九一、油条何以售自“丝瓜铺”?	(263)
零九二、“鸭子”是“子”不是“鸭”	(266)
零九三、回味无穷的“杀猪饭”和“拆骨碎”	(267)
零九四、“油馊”考订,“饭茶”追踪	(273)
零九五、方言的劳动用具展览	(276)





零九六、旧时徽州人常用的取暖用具	(279)
零九七、家居用品名称总汇	(282)
零九八、归为“物事(东西)”名下的方言词	(285)
零九九、蝴蝶为何称作“伏翼”	(289)
一〇〇、猴子降格做“猢猻”	(292)
一〇一、动物名称中特色较浓的方言词	(295)
一〇二、玉米为“包菰”而不是“包萝”	(298)
一〇三、呼松为“枞”自有道理	(301)
一〇四、徽州婚嫁风俗用语	(304)
一〇五、徽州丧葬风俗用语	(307)
一〇六、独特的建筑物名称	(310)
一〇七、徽州古民居有“阍”无“窗”	(313)
一〇八、何来牯牛“降”?	(326)



五花八门的第一人称

历史上,屯溪本为休宁县黎阳镇河对面的一个小渔村,但因为它处于休歙盆地的中心,横江率水交汇成浦的东北岸,倚山临水向阳,故而自近代以来日趋发达——由码头、集镇,逐步演变成为皖南徽州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黄山市的中心城区,这样,其居民成分便也有了同步的变化,形成了一个移民的社会,其中最多的自然是“古徽州”六县,即歙县、休宁、黟县、祁门、绩溪、婺源,是徽州人的聚居地,因此就人们交际的工具来说,在南腔北调之中,占据着主流位置的当还属徽州方言。

我们知道,移民社会崇尚兼容、亲和与忍耐,而徽州方言的特征似乎是封闭、独立和执拗,在语汇系统、表述习惯、造词方式上维持着整个区域方言的大一统;坚守着区别其他语系的独立性,然而,殊不知它也有着包容性极强的一面:在语音上,一直不得不容忍各小区域方言的个性张扬——对于外地人来说,这些土著居民讲的都是类似鸟语的徽州话,而对于聚居一地的徽州人来说,他们却是泾渭分明地讲着歙县话、休宁话、黟县话、祁门话、绩溪话、婺源话甚至可以清晰地分辨为某县的东乡话、南乡话、北乡话、西乡话。

即便在一些常用词的使用上,徽州方言也并不拘泥于整齐划一,而是表现出了少有的睿智和宽容,比如它的称谓语和人称代词便没有一个统一的叫法,呈现出多元的格局,只在引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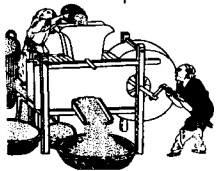
改造、转音的造词风格上,保持了一种徽州式的统一。历史上,徽州人从全国不同的语系引进不同的第一人称代词,在各自的小区域方言中自由使用,那怕在一个县的范围内,也都并行地使用着二至三个不同的第一人称代词,这样,全国各个语系的第一人称代词,如“我、印、俺、洒家、阿拉、偶”便都能在徽州方言中找到,或找到它的变种,这就构成了徽州方言独特的风景线,也勾画出了历史上徽商活动的分布图。

我们知道,任何语言都有它标志性的词语,且这种标志性的词语又往往会成为使用这种语言的社群的标志。据说,在法国的一个城市,因为跳上这个港口的第一个中国人是卖花生糖的温州人,所以,温州方言“花生糖”便成了中国话的标志性词语,甚至成为了华人的族群标志。人们在使用语言的过程中,使用频率最高的便是第一人称代词,在屯溪这个徽州各县移民最为集中的社区里,徽州各方言区域所使用的第一人称代词,便自然地成了该方言的社群标志。

又由于屯溪是一个开放型的市民社会,生活气氛历来比较活泼,故而这样的社群标志便也成了大家相互开玩笑的工具,

歙县人自称为“印”,且因是徽州第一大县,人群中难免有“昂然”的信息发出。“印”又正巧与“昂”同音,因而屯溪的有些人便将歙县人戏称为“昂们”,且故意将“昂”字读成重音。

绩溪方言与歙县方言较为接近,其第一人称代词也为“印”,但读音上已有较大变化,比如绩溪人称“我们”为“印人”,却念成了“ào(袄)yāng(央)”,于是,见到绩溪人,便有人故作惊恐状,嘴里嚷道:“哎呀!”





婺源人的第一人称代词似乎是从“洒家”脱胎而来，几经改造，不拘男女，其城区人自称“洒”，靠近屯溪的东乡人便自称“洒人”，而且这“洒”的语音都有了较大的变化，不再念“sǎ”，而读成“shòu”，与普通话中的“兽”或“瘦”同音，于是屯溪人只要见到婺源人，便会开心地笑着说：“‘兽’来了”，“‘瘦人’来了”。

祁门方言也称“我”为“洒”，但奇怪的是人们却很少用这个“洒”来同他们开这样的玩笑，因为他们还有另外一个来源的社群标志：“猢猻(猴子)”。徽州民间流传着一首民谣，说是：“黟县蛤蟆(青蛙)歙县狗，绩溪牛，婺源乌龟休宁蛇，祁门猢猻翻跟斗。”

屯溪虽然为休宁的属地，但其方言的语音与休宁话却有明显区别，特别是第一人称代词，休宁城区人直接用“我”，但其读音与普通话相去很远，找不到相同的发音，倒是用屯溪话来听，其“我”音，竟与屯溪方言的“鸭”音相同。故而，屯溪人便戏谑休宁人为“鸭”。

玩笑自然而然也是要受到报复的，屯溪人自称为“阿”，应该是从吴方言的“阿拉”改头换面而来，加上屯溪人有一句口头禅叫“阿不识得”，意思是“我不晓得”，表现出了一种不经意、不在乎的市民性格，但其方言发音却非常接近于英语的“ABCD”，于是，大咧咧、不工心计的屯溪人便被其他区域的徽州人讥之为“ABCD”。

还有一个避开了这种玩笑的是黟县方言，黟县人称我为“俺”，似乎是比较正宗的北方方言，倒是在表复数的时候，却念成“俺侬”，因为“侬”本来就是一个表人称的代词，如此的架床叠

屋,应说是给爱开玩笑的人有了可乘之机。然而却并无人深究,其原因恐怕是黟县人早就有了自己的社群标志——“黑多”的缘故罢。

屯溪作为一个移民城市,还生活着一个较为特殊的社群,那便是来自新安江下游的船民,在 20 世纪 80 年代,他们还有着自己特殊的行政建制——“屯溪水上人民公社”。这个社群的人称自己为“wǎng(网)”,实际上就是船上话“我”的读音,于是大家便也如法炮制,赠给了他们一个雅号,叫“船上 wǎng(网)”,或简称其为“wǎng(网)”。





哺乳恩，以“乳娘”尊称祖母

徽州方言有着很强的独立性和封闭性，唯此，它才能经千年，转万里，而仍能自成一统，在语音和词汇上保持着它特有的风格和韵味，历史上一代代出外闯世界的徽州人，或是从商，或是行医，或是求学，或是文场弄墨，或是宦海沉浮，其足迹所到之处，一般都能以徽州方言为纽带，结成徽州人的社交圈子、会馆、商号、作坊、家庭，这都是徽州人最容易也最善于构筑的方言领地，一个在外漂泊的徽州人，只要一进入这样的领地，顿时就会有归乡的感觉：纯正的方言，纯正的家乡茶和家乡菜，脱口而出的家乡话题……

但事实说明，封闭的方言也在某些方面不断地经受官话和其他方言的渗透，因为这些在外闯世界的人们，每年都会孕育一个周期性的，愈近年关愈强烈的愿望，那就是回家去，回徽州过年去，与家人团聚，娱父母，悦弟妹，亲和妻小，人们由愿望而行动，结伴而归，不怕舟船劳顿，不辞路途艰辛，带着挣来的钱财，带着购得的特产，带着荣耀，带着成功，带着疾病和悲凉，回到自己的家乡，走进村落，踏进家门，就在这样的时刻，他们也带来了夹杂在纯正方言中的官话和外地方言，乡亲们好奇地品味着这些陌生的词语，有人将其尊为知识来接受；有人将其奉为时尚来追随；有人将其权作谈资来消遣；自然也有人将其视为轻浮来斥责，当作不轨来防范，但每一次风平浪静之后，总有那么几个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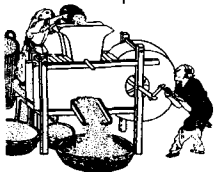
来词由此而融入徽州方言，这特别表现在人称代词和对人的称谓上。

在徽州方言里，人们从汉语的各个语系引进了五花八门的第一人称代词，这样的现象同样也表现出在对女人的称谓上，徽州人在称呼自己的母亲、祖母、外祖母以及无亲属关系的年长女人时，所用的称谓词之多，可谓五花八门，可以说，凡是各语系中常用的词语，几乎都可以在徽州方言中找到她们的情影。

徽州人对与自己无亲属关系的中老年妇女，一般面称其为“阿婆”或“婆伢”；而背称“妇人家”、“老嫗伢”。但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在绩溪方言中，“老嫗”，却是指称自己的妻子，这是不可以弄混淆的。

至于母亲，徽州人除面称“妈”、“姆妈”外，往往背称“母”、“姆”或“老娘”，而歙县人和婺源人却很特别，一个称母亲为“奶姨”，一个则称母亲为“姨娅”。而最为与众不同的，便是祁门和婺源的有些地方，竟称母亲为“姐”或是“好姐”。然而，虽说与众不同，却是古已有之，《辞源》上就载明：“姐，为母亲的别称”，《说文》中也说：“姐，蜀谓母曰姐，宋高宗与吴后语，称其母韦后为姐姐。”如此说来，这些地方的民俗承袭的竟还是皇家遗风哩。

对于外祖母，徽州方言的称谓更是因地而异，绩溪、歙县称“外婆”，这已是普通话；屯溪称“奶奶”或“外婆奶”，这便也接近北方方言区域的习惯，而到了祁门，称呼就有了变化，祁门将“外”字儿化，称外祖母为“外儿”；婺源人则称外祖母为“孃孃”，“老娘”或“娘伢”，汉语中，“孃”与“娘”本就相通，有的辞书干脆就将“孃”列为“娘”的繁体字，然而，“孃”与“娘”还是有区别的，





古代就有人曾将“孃子”作为母亲的别称,宋代的司马光在《书仪》中记载:“古人谓父为阿郎,谓母为孃子”,休宁人称外祖母为“外媪”,或应写成“外媪”。独有黟县人的称谓特别庄重:“老孺人”,因为古代大夫的妻子才能称“孺人”;到了明清,七品官的母亲和妻子才能封上“孺人”,然而即便这样,黟县人还是老实不客气地要在“孺人”前边加上一个“老”字,以别那些虽有封号,却在辈分上不够格的女人。

女性称谓中,最重要,最有尊严的莫过于祖母了,那么,徽州人又是如何来尊称自己的祖母的呢?

歙县原为府衙的所在地,故而接近官话,比较大众,一般称“奶奶”,绩溪人称祖母为“媪”,“媪”想必来自吴方言,据《扬子方言》载:“吴人谓女曰媪”,然而,有的绩溪人可能感到“媪”似乎不够庄重,所以宁愿将其写成“婺女星”的“婺”。其实徽州人的思想里,祖母的尊称恰恰是与哺乳之恩联系在一起,如婺源人称祖母为“嫚嫚”、“娘媪”、“好媪”,描述的是襁褓之间的生活。黟县人称祖母为“媪”,这就同婺源人称母亲为“媪媪”一样,恐怕其本字便正是“咿呀学语”的“咿呀”。因为实际上,人类的这一类称谓,都与婴儿躺在母亲的怀抱里欢愉地发出的声音有关,因此,应该承认,确是休宁人来得直截了当,来得通俗易懂,他们尊称祖母为“媪”,《集韵》:“媪,普后切,音蓓;媪,乳母”;而考证起来,似应是“媪”更合乎本字,《集韵》:“媪,普没切,音蓓,乳母”。

bé
媪

